



瓯越大地荷风浓

■徐珊珊

温州自东晋就有“百里荷花”之誉。南宋永嘉学派诗人叶适也曾这样描写温州的自然风光：“有林皆橘树，无水不荷花。”六七月间，正是温州的梅雨季，时而晴热高温，时而雨丝绵绵。带上一把晴雨伞，在荷塘、湿地走走，常会与一大片“荷海”撞个满怀。香气缥缈，绿波起伏，粉红渲染，犹如天然画卷。

荷最先从温州园博园的瓯越园中婷婷地舒展开来。“戏韵荷风”的设计，白墙黛瓦，古形今用，巧妙地将一池荷花置于中式园林建筑间。池上搭建戏台，瓯剧南戏的锣鼓声轻敲慢起，黄衣旦角提着水袖，莲步轻移，眼波流转，清音入耳。池内青荷圆阔舒展，形如酒尊，露珠摇曳其上，恰似佳酿满樽，暗蓄幽香，静浮水面。南戏为魂，山水为骨，荷柳为韵，是为宋韵瓯风。

三垟湿地的荷最为灵动。甫入北门，先走到南怀瑾书院，继续前行至琼华廊桥，再往左走过小桥，就到了瑶池湖。刚迈上棕褐色的木桥，眼前便呈现出一眼望不到头的荷。荷叶铺展如绿云，一直绵延至天际。风卷着水汽，在“荷海”上空拂过，翠叶翻卷，像绿色的海浪涌起时露出的白色浪花背脊，起伏间尽是自然的韵律。挺立的荷梗间，一只黑水鸡穿梭其中，头颈一伸一缩，边游边啄，所到之处，荷叶会突然来回扭几下，好像被挠了痒痒。叶下的黑水鸡也不时附和着“咯咯—咯咯”，似调皮的孩童。

细雨如丝，夹岸迷蒙的绿雾轻轻涌动，粉色的荷花或含苞待放，或半开半合，或翩然绽开，花瓣上缀满珍珠似的雨珠，清丽脱俗，宛如仙子出浴。一时间，我竟忘了自己此刻是在瑶池湖边，还是在西子湖畔了。

九山湖公园的荷则带些古意。古朴的临水长廊边，一池荷花宛如缓缓铺开的江南画轴，素雅淡然。数百年光阴流转，九山湖依旧藏着那份温婉与诗意，湖水澄澈，碧叶漾影，粉荷娉婷。时



光也曾在这湖面上，在这堤岸上，在这荷的尖角上，来回荡漾。清早，岸边常有晨练的老人缓步徐行；午后，艺术学校的琴声悠扬入耳，游人凭栏赏荷；傍晚，老温州们摇着蒲扇坐在上廊里，闲话家常……

白鹿公园荷香榭的湖面上，荷花开得更显热闹和野趣。重瓣莲、牡丹莲、艳阳天等品种争奇斗艳。重瓣莲雍容华贵，粉、白、红三色层叠交织，如同细笔勾勒的水彩画；牡丹莲花形硕大，明艳照人，舒展如裙；艳阳天的花瓣不似重瓣莲那样繁复，玫瑰红的花瓣像拢着的手掌，将花芯的莲蓬衬得愈发金黄，像捧着一轮小小的烈日。

荷花开放在校园，自然浸润着青春的气息。十几年前，我家住在温州一所大学附近，晚饭后常和儿子去校园里的荷塘边散步。站在桥上俯瞰一池夜色下的荷塘，别有韵味。蛙鸣声声，荷影绰绰，四周黑漆漆一片，一旁的求是楼依旧灯光明亮。上晚自习的大学生们正在安静学习，这一池荷叶仿佛化作翻卷的书页，晚风拂过，荷叶间窸窣窣的摩擦声仿佛他们笔尖书写的沙沙声。

附近一所中学校园里的紫荆桥边，也有一片书卷气的荷塘，岸边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巨石，上书“荷风花雨”，意境雅致。课间小憩，三三两两的学生们或坐于草地上，或凭栏休息，或观赏

荷花，眼里尽是荷叶田田的景致。明亮的光线尽显荷叶的筋脉，以最简洁的结构实现最大的支撑力，这何尝不是生命的智慧。就像这些为美好未来拼搏的孩子们，无声的笃定中蕴藏着青春的蓬勃力量。

从园博园戏台旁的宋韵荷风到三垟湿地灵动无边的绿浪，九山湖留存着明代十里荷香的旧韵，白鹿洲盛放各色莲荷的鲜活野趣，两所校园的荷塘又浸润着少年们读书的沉静朝气……一城流水，处处荷开，忽然就读懂了温州独有的浪漫与性情，读懂了那岁岁年年流转着的、独属于瓯越大地的从容与风雅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慢功磨出真出彩

■留丽灵

我家偏屋堆满了竹篾、彩纸和颜料，那把劈竹篾的弯刀，已经从爷爷那传到父亲手里。

小时候最怕年关将近的日子。一进腊月，十里八乡的人顶着寒风陆续登门，这个要请龙灯，那个要订虎灯，挤在堂屋里说得热闹。爷爷总是坐在墙角的小马扎上，一边用刀背刮着竹篾，一边慢悠悠地应承：“行，给你做。不过得等，腊月二十六来取。”那边说急着要，能不能赶一赶？爷爷头也不抬：“赶不了，赶出来灯没了筋骨。”有人等不了，摇摇头走了。我悄悄劝爷爷：“三天后来拿怎么了？先把钱收了再说嘛。”可爷爷非但不松口，还会弹我脑门，告诫我不许投机取巧。哪怕来人加钱且说好话，他那句话始终像块石头：“龙有九似，少一似都不是龙；虎有百态，差一态就不是虎。画一千笔的活儿，少一笔都不行。”

那时候我不懂，爷爷为什么这么古板，守着几盏纸糊的灯，把自己熬得背驼眼花。

后来我外出读书、工作，听多了“先承诺后打折”的事，见多了“差不多就行”的速成品——有人3天就能抄一本书，有人5分钟就能做一条视频，什么都要快的、省事的、立竿见影的。直到上个月回来，看见父亲佝偻着腰，在爷爷留下那张旧案前画龙鳞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上千片鳞甲从他笔下缓缓铺开，色分浓淡，层层晕染。我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：“拓出来的，那是死龙，画出来的才是活龙。”我站在门框边看了很久，竟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父亲跟爷爷一个样。有人劝他省点事，用机器印模子往上一拓，又平整又快捷，何必一笔一笔熬眼睛。父亲只是摇头：“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画龙虎灯，得让龙虎‘活’过来。活的东西，哪能印出来？”他也不肯接太多单，一年到头就做那么几十盏，左邻右舍

说他不赶趟、不会经营，他也不生气，只是轻声笑笑：“一双手，一天就做那么两三盏灯，快了做不好，多了做不精。”他不跟风，不凑热闹，不眼红别人赚快钱，一个人、一把刀、几管笔，守着这门祖传的手艺。

如今再看，我终于明白了爷爷当年的古板。他沉得住心。劈竹篾，从不买现成的机制竹条，嫌它太规矩、没韧性。自己上山选老竹，劈开后用刀背一遍遍刮，刮到竹篾薄如纸、柔如带才行。心沉不下去，手就稳不住。

他耐得住烦。画一条龙，光鳞片就要勾勒上千笔，稍有偏差整片作废重来。这世上哪有什么“神来之笔”，不过是千百遍的重复之后，手眼心合一，笔下的龙虎才有了喘气的灵动。

他守得住孤。那间偏屋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，他也不做广告、不推销，就安安静静地守着。耐

得住寂寞，才守得住繁华，这是笨人的哲学，也是出彩的真谛。

父亲做的龙虎灯，也是十里八乡被人争着请去。龙鳞熠熠，虎目生光，摆在谁家堂前都是一道出彩的景致。有人问过他：“为啥你家做的灯比别人家的‘活’？”他想了想，指指自己的心口，又指指手上的老茧：“这里头的东西，得从这里过一遍。”

这句话爷爷曾经也对我讲过。如今，斯人已逝，父亲弯着腰的背影和记忆里爷爷的身影渐渐叠在了一起。我也慢慢明白了，他们不是不懂得变通，而是太懂得“不变”的分量。再好看的龙虎灯，若缺了灯芯里那团火，终究是件摆设。灯要亮，得添油；人要出彩，得下慢功。那间偏屋里点着的，从来不只是灯，更是一辈人传给下一辈人的一颗不肯将就的心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■郑显发

炎炎夏日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绿得深沉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子，在地上筛出细碎的光斑，风一吹，便晃晃悠悠跳起舞来。我搬了张竹椅坐在树下，手边的搪瓷茶缸里泡着茉莉花茶，热气袅袅升起来，和着蝉鸣，织成一帘幽梦。

夏天日子长，长得像奶奶手里的棉线，扯也扯不完。小时候，每到七月，奶奶就会翻出针线筐，坐在槐树下纳鞋底。她眯着眼，把针在头发上蹭一蹭，然后“嗤”的一声穿过厚厚的布壳。我问她为什么夏天还做这么厚的鞋，她说：“六月不晒背，腊月要后悔。夏天赶工期，冬天的脚就享福了。”

奶奶的手像一把尺子，量着生活的分寸。针脚密密匝匝，一行一行排列整齐，那是她为冬天做的准备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夏天就该泡在河里抓鱼，爬到树上捉知了。奶奶笑笑，指着槐树上的刻痕说：“你看，你五岁时这么高，七岁时蹿了一截，现在都快赶上我了。时间过得多快，不留神就溜走了，这些刻痕就是你长大的记号。”

我凑过去看，树干上果然有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印子，像一道道浅浅的皱纹。时光真是个好手，在万物身上都刻下印记。老槐树的皮一年比一年皴裂，奶奶的头发一年比一年花白，而我一年比一年高。原来，生活就是用时间来检验一切，耐心等待，慢慢成长。

去年夏天，隔壁邻居在院子里种了一架丝瓜。起初只是几片嫩叶，蔫头耷脑的，我看着直摇头。邻居却不慌不忙，每天早晚浇水，还搭了个结实的棚架。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他笑着说，“你别看它现在不起眼，等到天暑，保管爬满架子。”

果然，进入七月后，丝瓜藤像是加了“助跑器”，一夜之间冒出老长。卷须像小手一样紧紧抓住架子，绿叶层层叠叠，黄花朵点缀其间，没过多久就结出了手指粗的小丝瓜。邻居说得没错，顺其自然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这就是生活的智慧。

我伸手摸摸树干上的刻痕，粗糙的触感让人踏实。这些痕迹不是为了记住过去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一切都在向前走，就像这盛夏的阳光，虽然炽热，却给予万物生长的力量。蝉在地下蛰伏数年，只为一个夏天的歌唱；庄稼在烈日下拔节，只为秋天的金黄。

茶凉了，蝉还在叫。我起身回屋，脚步里有了某种笃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刻度记录着来时路，也丈量着未来的可能。生活不是急着赶路，而是在每一个刻度里活出该有的样子。就像这夏天，该热就热，该长就长，不问缘由，只管向阳而生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生活的刻度



碧水「风」光

■顾华 摄于江苏省如东县小洋口